

GROWTH

成长必读

READING



英
笛福 著
肖芳 译

鲁滨孙漂流记

Robinson Crusoe

勇敢挑战大自然
充满拼搏的孤岛求生记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鲁滨孙漂流记

英 笛福 著 肖芳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滨孙漂流记 / (英) 笛福著 ; 肖芳译. --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411-4113-3

I. ①鲁… II. ①笛… ②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6182号

LUBINSUNPIAOLIJI

鲁滨孙漂流记

【英】笛福 著

肖芳 译

责任编辑 李淑云
封面设计 叶 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王 冉
责任印制 唐 茵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11.5 字 数 230 千
版 次 2016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113-3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导 读

丹尼尔·笛福，英国作家。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，被誉为欧洲“小说之父”。

笛福小说中的想象，来源于亲身经历和现实生活的启发。笛福1660年出身于英国首都伦敦的一个小商人家庭。他早年经营烟酒、羊毛织品、制砖业，曾到各国大陆经商。1692年他经商破产，负债达17000镑，以后又屡屡失败，因而不得不用各种方法谋生，他曾充当政府的秘密情报员，同时进行写作。

据说笛福曾与20多家杂志有联系，被称为“现代新闻报道之父”。他的作品包括大量政论册子，大多是城市中产阶级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。1702年笛福发表政论《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》，用反讽手法，反对国教压迫不同教派人士，文笔巧妙，开始竟未被人识破是反对国教，后被发觉，受到罚款和坐牢的惩罚，入狱6个月，枷示3次，却被伦敦市民奉为英雄。

1719年笛福第一部小说《鲁滨孙漂流记》发表，大受欢迎。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资产者的形象，在欧洲小说史上是一项创举。小说讲述了鲁滨孙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自生活了28年的故事。说生活其实不准确，生存才是鲁滨孙最真实的写照。他在

岛上白手起家，通过努力，终于过上了自给自足的日子，可他很孤独，只有鹦鹉和他说话，并且邻居是偶尔造访的食人族。然而，他坚信，只要运用智慧，就能够创造出生存所需的一切物资；他坚信自己救下的仆人“星期五”心地善良，值得依靠；他坚信自己一定会获救……正是这样的信念与勇气，使得他终于返回英国。笛福用生动逼真的细节把虚构的情景写得让人身临其境，使故事具有强烈的真实感。

《鲁滨孙漂流记》出版后，被译成多种文字，流传于世界各地，并多次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。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	不“安分”的青年.....	1
第二章	恐怖的冒险.....	36
第三章	在荒岛生活下来.....	51
第四章	荒岛生活日志.....	123
第五章	新的探险.....	169
第六章	对食人生番的恐惧.....	195
第七章	得到一个忠实的仆人.....	228
第八章	卓越的领导才能.....	292
第九章	终于结束漂泊.....	341

第一章 不“安分”的青年

1632年，我身生于约克市一个富裕家庭。我们是外来户。我的父亲来自德国的不来梅市，他先移居到英国的赫尔市，经商发财后，他又弃商到约克市定居，并娶了我的母亲。我母亲的娘家姓鲁滨孙，是约克市的名门望族，因此，我被取名为鲁滨孙·克罗伊茨纳。英国人发音不准，德国姓氏“克罗伊茨纳”总被念成“克罗索”，就连我们自己也这么念了，所以，我的朋友们全都这么称呼我。

我有两个哥哥。大哥是驻佛兰德斯英国步兵团中校，这个团曾经由著名的洛克哈特上校率领。不过，在敦刻尔克附近的一次战役中，大哥与西班牙人作战时阵亡了。至于二哥的情况，我一无所知，这就像我父母完全不知道我以后的情况一样。

作为家中的小儿子，父母对我疼爱有加。他们对我的要求并不高。所以，我小时候总爱胡思乱想，一门心思想要去远航。父亲当时已经上了年纪，但他还是送我去了寄宿学校，还让我接受了乡村义务教育，使我学到了一定的知识。他原本打

算让我攻读法律，我却毫不感兴趣，一心只想着出海远航。

出海远航的愿望是如此强烈，以致我完全背离了父亲的意愿，甚至违抗父亲的命令。母亲和朋友们的规劝，我也根本听不进去。我骨子里那种顽劣的嗜好，似乎注定了我将经历不幸。

我父亲聪明而稳重，当他预感到我的愿望将带来不幸时，就常常严肃地告诫我，并提出了许多恰当的忠告。

那时候，父亲因痛风病而行动不便，只能待在卧室里。有一天早晨，他把我叫进他的卧室，苦口婆心地劝告我。他问我，除了满足自己出海远航的癖好之外，还有什么理由非得离开父母、离开家乡呢？是的，除此之外，我还能找到什么理由呢？在家乡，会有人领着我打拼，再加上自己勤劳肯干，我完全能够变得很富裕，从而过上舒适的生活。父亲对我说，那些漂洋过海四处闯荡的人，要么是极度贫困而被迫冒险，要么就是渴望一夜暴富。而我的状态，正好介于二者之间，既不十分贫穷也不特别贪婪，所以，我根本不值得去冒险。

根据父亲多年的经验来看，我这样的生存状态才是最好的状态，才最能让人得到幸福感。因为，处于中间阶层的人，既不必像社会底层的人那样艰辛挣扎，也不会像上层的人那样相互倾轧而心力交瘁。他还告诉我，他从下面这些事实意识到了中间阶层的幸福，那就是：所有人都羡慕这个阶层的生活。国王常常感叹高贵出身带来的不幸，恨不得出身于卑贱与高贵之间；贤明的人也一再证明，只有中间阶层的人才会有真正的

幸福；《圣经》中的智者，更是祈祷：“让我既不贫穷，也不富裕。”

父亲提醒我，社会上层的人与社会底层的人，大都多灾多难。但是，灾难却很少降临到中间阶层。

中间阶层的生活很平稳，不会像上、下两个阶层的人那样瞬息万变；中间阶层的人在身心两方面都不会面临众多疾病：他们不会像上层人那样生活腐化堕落，从而染上疾病；也不会像下层人那样整日为温饱而焦虑。因此，只有中间阶层的人才拥有幸福和快乐。而平和、中庸、健康、安乐、朋友，以及生活中所有令人愉悦的事情，都会降临到这个阶层。中间阶层的生活，既不劳心也不必劳力，既不会妒火攻心或野心勃勃，也不会为生存而疲于奔命。他们就这样平静而安宁地过完一生，尽情享受人生的快乐，没有任何艰辛。只有中间阶层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幸福，而且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幸福感会变得越来越强烈。

然后，他又苦口婆心地恳求我不要太孩子气，不要自讨苦吃，因为，无论是根据常理，还是依据出身来看，我都不会陷入不幸之中。

他说，我不必为生活四处奔波，他会为我妥善安排好一切，使我过上中间阶层的幸福生活。假如我不能过得舒适，那么，要么是命运的捉弄，要么就是我自作自受了。因为，在预见到我的行为必将带来苦难时，他已经苦苦地劝诫过我，已经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。总之，假如我乖乖地待在家里，他就

会为我安排好一切，我只管好好享受生活就行。总之，他决不同意我出海远航，如果我固执己见，那么，我以后遭遇到不幸时，也就怨不得他了。最后，他又将大哥作为前车之鉴来警示我。曾经，父亲也是这样苦口婆心地劝阻哥哥前往佛兰德战斗，年轻气盛的大哥却执意而为，结果长眠在那里。

父亲还说，他会永远为我祈祷的，但是，假如我执意要踏出这愚蠢的一步，那么，他确信，即便是上帝也帮不了我。当我“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”的时候，必将后悔莫及。

现在看来，父亲最后这几句话简直是对我命运的预言，尽管他未必就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一直在流着泪劝告我，特别是讲到大哥阵亡和我求救无门而后悔莫及的时候，他更是情难自制，不得不中断了谈话。他说，他实在是太担忧了，没法再说下去了。

这次谈话深深打动了我。真的，对这样的谈话，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呢？我决定，再也不胡思乱想了，我要听父亲的话，乖乖地待在家里。可是，天啊！才刚刚过几天，我的决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简单说来，那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里，为了摆脱父亲的絮叨，我决心远远地躲开他。不过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鲁莽行事，而是趁着母亲心情好的时候，将自己远航的计划告诉了她。我对母亲说，我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否则，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干其他事情。与其我被迫离家出走，还不如让父亲早点同意。我还说，我已经年满18，无论去商店当学徒，还是给

律师当助手，都来不及了，而且，我相信，即使勉强去了，我也一定会半途而废，并偷偷跑去远航。我希望她能向父亲求情，让我亲身经历一次远航。如果我感觉自己并不喜欢远航，我就会从此收心，并加倍地努力，以弥补被我浪费掉的时光。

结果，母亲很生气。她说，即使去和父亲谈，也是徒劳无功的。因为，父亲很清楚远航的可怕后果，而任何会伤害我的事情，他都决不会答应。她还说，在父亲与我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后，我依然还要坚持去远航，这使她没法理解。假如我还是执迷不悟，那就谁也帮不了我了。她让我明白，她和父亲是决不同意我出海远航的。如果我一定要自毁前程，她也拿我没法了。还有，这样也就避免我以后会埋怨说，母亲都同意了，就是父亲坚决不答应。

母亲当即拒绝了我，表示不愿转达我的话。不过，我后来却听说，我的话被原原本本地转告了父亲。父亲很是为我担忧，他对母亲叹气说，这孩子能待在家里会很幸福，出海远航就可能是最倒霉的人，所以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。

一年后，我离家出走了。这一年里，我依然执迷不悟，不仅对所有的劝诫充耳不闻，反而做起了父母的思想工作，试图让他们不再反对我。

有一天，我偶然来到了赫尔市。我那时并没有打算离家出走，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我遇上了一个朋友。他恰好即将乘他父亲的船前往伦敦，而且，他还一个劲儿地怂恿我与他们同行，说我不必付船费。免费搭船是水手诱惑人们航海的惯用伎俩，

我却不幸中招了。我既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，也没有通知他们一声；既没有祈求上帝和父亲的保佑，也没有考虑后果。

1651年9月1日，我就这样匆匆忙忙地上船了。我并没有和父母告别，我想，他们稍后就能打听到我的下落。可是，天啊，这是怎样一个不祥的时辰啊！我确信，没有一个冒险家会像我这样出门不利，从此便与倒霉相伴。

我们的船刚刚驶出恒比尔河，天上就刮起了大风，在河面上掀起一排排恐怖的巨浪。第一次出海就在这样的风浪中航行，我不仅身体吃不消，心里也特别恐惧，开始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了。我丢下父母不顾，一心离家出走，我真是个不孝逆子，难怪上天会惩罚我！这种惩罚是很公正的啊！我耳边响起了父母的忠告，眼前出现了父母的眼泪。我毕竟还没有尽失良知，对自己的决定很是后悔，不禁开始责备自己：不应该顽固不化，不应该听不进忠告，不应该抛弃父母亲。

风越来越猛烈，海面波涛汹涌，巨浪滔天。不过，比起我后面经历的那些危险来，眼前的情形根本不值一提，甚至，也无法与几天后的情景相提并论。然而，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航海经验的人，首次面对这种情景时，的确是惊心动魄的。我认为，巨浪随时都可能吞没我们。每当船被卷入旋涡或波谷时，我都会认为它即将沉入大海，再也浮不起来了。

我诚惶诚恐地随船飘摇，一次次地下定决心，假如这一次上帝饶我不死，我一上岸立马回到父亲身边，这一辈子再也不出海远航了。我会很听父亲的话，决不再自讨苦吃了。这时

候，我想起了父亲有关中间阶层幸福生活的言论，终于领悟到了其中的真谛。看看我的父亲，他生活得多么舒适啊！在他的生活中，既没有海面上的狂风巨浪，也没有陆地上的艰辛困苦。我发誓做一个回头浪子，重新回到父亲身边。

在风暴骤起，甚至直到风暴平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这些明智而清晰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。第二天，风暴渐渐平息下去，海面平静了许多，我也在慢慢习惯海上的生活。不过，一整天里，我依然心情沉重，依然有些晕船。傍晚时分，天气晴朗起来，风也完全停息下来了。落日下的黄昏，显得异常美丽迷人。

次日，又是一个晴天，日出景象还是那么绚丽多彩。在微风轻拂的海面上，洒满了点点金色的阳光，令人无比愉悦。眼前的美景，是我从来不曾看见过的。那天晚上，我睡得很香。清晨醒来时，我也不再晕船，整个人感到神清气爽。前天还在怒吼的大海，此刻竟变得如此平静温柔，我真感到诧异。

怂恿我上船的朋友，很担心我会退出航海，于是前来探望我了。

“嗨，朋友，”他拍拍我的肩说，“现在感觉怎样？那天晚上的一点微风，把你吓坏了吧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只是一点微风？”我说，“那可是一场恐怖的风暴啊！”

“风暴？”他答道，“你这个傻瓜，你居然把它当作风暴？唉，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！只要船结实，海面又宽，我

们根本不把这点风当回事儿。当然，也难怪，你是第一次航海嘛。来，喝一杯甜酒，把这些事全都忘了吧！看看，天气多晴朗！”

我也不愿意回想那些可怕的情景，于是，我们像水手那样调制了甜酒，我被灌得大醉。晚上，在纵情胡闹中，我将反省、忏悔，以及对未来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。总之，风暴过后，海面重新恢复了平静，萦绕在我脑海里的明智想法随之消失，害怕葬身海底的恐惧也随之消失。一心出海远航的愿望重新占据了我的心灵，那些在危难时刻的誓言和决心通通被遗忘了。

当然，那些反省和忏悔有时还会钻进我的脑海，但我总是尽力赶走它们，并想方设法让自己振作起来。我和水手们喝酒，喝得酩酊大醉，仿佛正在努力摆脱一种坏情绪似的。这样一来，我很快就能克制自己了，不再让那些明智的想法钻进脑子。我就像那些决定摆脱良心不安的年轻人一样，只用了五六天时间，心情便平静了下来。

不过，像我这样不思悔改的人，是决不会得到上帝宽恕的，一定会因此遭遇新的不幸。我并不认为，这一次顺利脱险是上帝对我的拯救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下一次就将遇到更大的灾难。到时候，连船上最勇敢无畏的水手，也都会感到害怕，都会祈求上帝宽恕。

第六天，我们航行到了雅茅斯锚地。那次大风暴后，尽管天气很好，但我们一直是在西南风中逆向航行，根本走不远，

所以，我们只得暂时先停泊在这里。此后的七八天里，海面仍旧吹着西南风。要知道，雅茅斯锚地是海上往来的必经港口，所以，许多来自纽卡斯船只，全都被迫在此停泊，等着海面吹起顺风时再驶入耶尔河。

当初，逆风实在刮得太猛了，要不然，我们真应该趁着涨潮时驶进河口，而不是停在这里。没想到，在此停了四五天，风反而越刮越猛烈了。不过，这里向来被视为良港，停在这里应该是相当安全的，而且，我们的锚、锚索、缆绳等设施也非常牢固。所以，大家一点儿也不担心风势，依然正常地生活：该休息时休息，该娱乐时娱乐。

到了第八天早晨，风势猛然加剧，水手们全都行动起来。我们不仅降落了中帆，还将泊船工具加固，尽可能让船能安然停泊在港湾。中午时分，海面掀起狂澜，船头多次钻入水中，甲板上涌进了许多海水。有一两次，我们以为脱锚了，船长随即下令放下大锚。于是，船头处被下了两只锚，锚索也被放到了最长。

这时，真正恐怖的风暴到来了。我发现，连水手们都有些惊慌失措。船长故作镇静，不断从他的舱房进进出出，小心地维护着船只。但是，当他经过我那位于船头的舱房时，我还是有好几次听到他在喃喃自语：“上帝啊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，我们快没命啦！我们全都要完蛋啦！”

在最初那阵慌乱中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得一动不动地躺在船舱里，当时的心情简直难以描述。刚开始，我的心已经麻

木，没有像上次那样进行忏悔。我以为，死亡的痛苦已经远去，这次还会像上次那样平安地度过。但是，我刚才说过，我听到船长说我们快没命了。是的，当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可吓坏了。我起身走出舱外，一种从未见过的凄凉景象印入我的眼帘：海面巨浪滚滚，每隔三四分钟便排山倒海般朝我们压过来。我举目四顾，发现我们附近的两艘船，由于负荷过重，两侧的桅杆已经被砍掉了。

忽然，我们船上的人惊叫起来。原来，距我们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经沉没了，还有两艘船被狂风吹脱了锚，正向危险的大海冲去，这两艘船上已经没有桅杆了。相比之下，轻量级的船境况最好，它们比较容易在海上行驶。不过，也有两三只轻量级的船被风刮走了，从我们船边掠过，迅速朝外海冲去，而船上却只剩下了一张帆！

到了傍晚，大副和水手长已经在恳求船长砍掉前桅。船长不愿意，水手长就抗议说，假如不砍掉前桅，船就会沉没。最后，无可奈何的船长也只得同意。前桅被砍掉后，主桅就开始随风摇摆起来，而失去了平衡的船身，也随之剧烈摇晃起来。于是，主桅又被迫砍掉，最后，船上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。

我没有任何航海经验。不久前的那次小风浪已经把我吓得半死，当我面对眼前这种情景时，我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。现在，当握起笔重新描述当时的心情时，我发现，最让我害怕的，不是死亡，而是违背了自己先前的忏悔而带来的恐惧。这

种恐惧再加上对风暴的恐惧，使我陷入了难以描述的极端心理状态。不过，最糟糕的情形还在后头！

风暴越来越猛烈，连水手也认为从没见过这么肆无忌惮的大风暴。尽管我们的船不错，却因负荷过重而吃水太深，在海中剧烈地颠簸摇摆着。水手们叫嚷着船要沉了，我却不知道“沉”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不过，我不知道更好。当我打听明白时，风暴更加肆意妄为了。我看见了平常看不见的一幕：船长、水手长和其他有经验的人都开始祈祷，他们预感到船随时都可能沉没。

到了半夜，我们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。一个前去检查舱底情况的水手，惊叫说船漏水了，又有一个说舱底积水已深达四英尺。紧接着，所有人都被叫去抽水了。听到这些情况，我的心脏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，坐在床边的我身不由己地往后一倒，重重地摔在地板上。这时，有人跑过来叫醒我，说我以前什么都不会做，但是，现在至少可以去抽水了。我精神为之一振，来到抽水机旁，拼命干起来。就在我们拼命抽水的时候，船长发现，几艘小运煤船，由于禁不起风浪袭击，正在被迫随风飘向外海。当它们漂过我们附近时，船长下令鸣枪求救。当时，我听到枪声，误以为船要破了或者发生了更不幸的事，当即吓晕过去，倒在了抽水机旁。此时，人人自危，各自保命，又有谁顾得上我的死活呢？我一倒下，就有人上前接替我抽水。这个人一定以为我死了，上来飞起一脚将我踢到一边去，任凭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。好一会儿之后，我才苏醒过来。